

倫敦的英日談判

胡適

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在英王加冕的前一週，曾有關於英日關係的幾次談判，據說其中有一部分是關係中國的。所以中國政府和民間議論都很注意這些談判，並且很有些人表示深刻的疑慮。

據最近倫敦傳來的英國官方消息，艾頓外長在議會答覆質問時曾鄭重聲明英國政府並無贊成恢復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之意。昨日中央社的倫敦電也說：

英國官場對於一部分中國報紙所表示英日談話或將成立一種諒解而危及中國利益之惶懼，認為完全無據。至於英國或可贊成恢復在華勢力範圍之說，亦被視為笑談，蓋以此種舉動將使一九二六年前外相張伯倫發表宣言後及英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奉命遊華後英國對華政策全部趨向為之破壞也。且英國全體人民亦決不許英國對華態度有此變更。

依我們的觀察，艾頓外長的聲明雖然有空泛之嫌，不能完全消釋我們的疑慮，然而英國政府十年來的政策確有

一個明顯的傾向，這個傾向在最近一年的有力輿論中更為明顯，就是期望中國造成一個有力量能獨立的國家。我們依常識判斷，英國政府在這個時候不會有足以引起中國人民疑忌英國的行為。所以對於倫敦傳來否認英日有危害中國利益的諒解的官方消息，我們是願意信為可靠的。

進一步觀察，我們可以指出，這一次的英日談話據說是日本方面發動的。如果日本這回真在倫敦提出了關於中國的問題來和英國討論，這在日本方面已可以算是一大變態了。這六年以來，日本的軍部政客總是強悍的不願意任何國家參預中國問題。狂妄的軍人，仰承軍人意旨的政客報紙，天天攻擊他們所謂中國的「以夷制夷」「歐美依存」政策。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久已是日本的領土之內，甕中之鱉，只可以由他們自己任意宰割吞嚼，絕不容許中國人敲鑼喊救，也絕不容許任何歐美國家過問中國問題。但這種態度是中國人不承認的，也是別的國家不理會的。這一次日本的駐英大使在倫敦發動談話，如果真談到了日英對華問題，無論其中內容如何，結果如何，至少可以說

是日本外交的一個大轉變了。

五月十日，日本政府舉行了一次檢討對華外交的三省會議，與會的是外務，陸軍，海軍三省。據那晚的日本報紙的記載，會議的結論大要有三條：（1）關於中日關係的調整，此後應依照平等互惠或互讓之原則進行；（2）「關於外傳中國外交當局擬提倡創立太平洋區域之集體安全制一事，日本必採取完全拒絕的態度」；（3）關於恢復日英對華問題的妥協，三相會議認為應保持英國的密切關係，並尊重彼此現有的地位（中央社十日東京電大意）。這種報紙記載如有幾分可信，我們看這第三條，可以知道日本在倫敦的談話大概會提出「尊重彼此現有的地位」的原則來，所以外間有恢復勢力範圍的傳說。

但我們最感興趣的還是那第二條。我們就不知道我

青年的修養問題

——天津「青年生活指導週」講演稿——

我的題目是「青年的修養問題」。修養的範圍很廣，但我今天所講的，是專指青年們在立身行事方面的準備；至于他們在智識及身體健康方面的修養，因與本題無關，

獨立評論 第二三五號 青年的修養問題

們的外交當局在什麼時候會有「太平洋區域之集體安全制」的提議。如果我們政府有這種提議，我們當然十分贊成。

如果日本抱着「完全拒絕」集體安全制的態度去和艾頓談對華的妥協或合作，我們相信倫敦的英日談判是不會有結果的。日本的政治家應該明白，用「尊重彼此現有的地位」去和英國商量對中國的妥協，那是「分贓」，那是「夷夷制華」的分贓，那是中國政府和人民都不能承認的。這種辦法決不能解決中日問題，也不能解決中日英問題，更不能解決太平洋的整個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只有一條大路，那就是由太平洋上的國家，中國，日本，蘇俄，英國（和他的太平洋上的自治領），美國，平等的，積極的參加一個集體安全制，共同的商討解決太平洋各國彼此之間不能單獨解決的困難問題。（廿六，五，十六夜）

衡 哲

故不多說了。立身行事方面的修養，用舊名辭來說，叫做道德上的修養；用新名辭來說，叫做心理上的修養，或是人格上的修養。名辭雖然不一，實際上指的却是一件事——一件影射自己，使成爲一個全才的大事。從前我們中國人

有一個估計人才的條件，他說，「一個人必須兼有才，識，學，三者之長，然後方能成爲全才。」這個看法很不錯，但還缺少了一個條件，那便是度量，我們常見有些聰明人，他有高遠的見解，有豐富的學問，和充裕的才能；但常常因爲氣量狹小之故，白白的把他的才能學問糟蹋了，這不是證明度量的一件事在人生是怎樣的重要嗎？「學」是指的學問，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範圍之內，才，識，與度量，驟看上去雖像是天生的，其實却是一大半人爲的。這人爲的因素有三個：一是智識，二是經驗，三是修養，而其中尤以修養爲最重要。有了智識與經驗而沒有修養，猶如吃了食物而沒有胃汁去消化牠們，不但不能養身，而且還有發生胃病的危險。

大概說來，青年是一個理想的時代，所以需要修養者，正因爲人生的實境離開理想太遠，青年們將受不住那幻覺消滅的來臨，故不得不早作一點準備，俾幻滅來臨的時候，不至於措手不及，弄得生死兩難而已。這幻覺的消滅，也可以比作道路上的陷坑。一個人在人生大道長征的時候，一定不免要遇到許多可以使他摔交的坑，故摔交絕不能算是人生失敗的表徵。人生的成功與失敗，是要看他在那摔交之後，能不能立刻爬起來，更加奮勇的向前走去。

人生道路上的陷坑，最大與最危險的，我以爲有四個。現在且依著牠們在人生出現的次序，分別的來講一講。使青年們摔交的第一個大坑，是戀愛問題。這是一個新坑。從前的人，至少是中國人，在這方面倒是不着操心的。爲了「奉祭祀，延嗣續」的緣故，一個青年到了相當的年齡，自然有他的父母給他安排一間新房，預備一對花燭，再來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子，來和他拜天地，做夫妻。但現在可不同了，青年們所求的，是他戀愛的女子，而不是一個任何女性。這個情形可以比作「新酒」；但一般社會對於戀愛與社交的觀念，却仍是一個「舊皮囊」。在把這新酒裝入舊皮囊的當兒，酒囊當然是要炸裂的，酒也不要撒滿一地了。換句話說，即是，在人生大道上開始長征的青年，摔着他的第一交了。

對於這摔交的修養，我以爲有三點最值得我們的注意。第一，我們從幼小的時候起，便應該培養一個正大光明的兩性觀念。我常見有些青年男女，甚至於兒童，以爲和異性做朋友是一件可恥的事，這是很不幸的。這種不正確的觀念的來源，當然是由於舊禮教對於兩性觀念的不健全和不清潔。青年們因受了這個不健全觀念的影響，對於他們的戀愛問題也就諱莫如深了。而同時，正因爲他們對於這

個切己的問題，面子上不得不持着一種不屑的態度，不能正大光明的把這個問題來和他們的家長與朋友們討論，故他們便只有跑到電影院去傾敘了。不幸電影院給予他們的，也是一種變態的心理，一個高度的刺激，一個仍是不健全的兩性觀念。在這個右邊腐朽氣，左邊腥羶味的兩性觀念之下，青年們對於兩性的觀念豈能健全嗎？故我們的基本工作，是求從這兩種觀念中解放出來。我們應該擺脫那舊禮教的男女授受不親的手銬，而同時，也應該擺脫那好萊塢性慾狂的腳鍊！我們應該承認，一個人除了他的男性人格或她的女性人格之外，還有一個更可寶貴，更可敬愛的個性人格。假使每一個青年，都能常常以這個個性人格來與異性相見，知道對方不單單是一個女性或是男性，而且是一位同伴，同學，或是同事，那麼，在他們中間的不自然的性刺激還有不逐漸減少的嗎？假使在這個『忘性』的情形之下，愛情的箭仍舊不肯放過兩位正在友愛着的青年，那麼，我們也儘可以不必要感到惶恐與羞耻。這是一個極自然的結果，是可以不必去避免他的。這個以個性人格與異性相見，以及坦白承受戀愛來臨的兩種態度，可以說是青年們對於戀愛問題的第一步修養。

第二步的修養，是對於心理上彈力的培植。常見有些

獨立評論 第二三五號 青年的修養問題

青年們因為失戀而發狂，犯罪，或自殺的，這都是因為他們在心理上缺少了一點彈力的修養。他們對於戀愛，像對於旁的事情一樣，只有理想，沒有經驗，更受不住幻覺的消滅。當一位青年達到他的異性朋友忽然對他變了態度時，我敢說，十個之中，準有九個九是要感到天翻地覆，日月無光的！而橫在他面前的，不是一把殺人的刀子，也是一條上吊的繩子了。這現象雖很普遍，却也未嘗不能避免。假使我們平時能了解到人類相處的一點普通心理，我們到此便不免要問：做朋友就是一定要戀愛嗎？戀愛就一定不準受到波折嗎？受到波折之後，就一定雙方都要蒙到羞辱嗎？一個青年在他失戀的一刹那，哭一場是應該的；但哭到兩場，就不免太沒有志氣了。這擦擦眼淚立刻又跑到圖書館或實驗室的行爲，可以說是心理上彈力的表徵，也是青年們在戀愛問題上第二步修養的大成功。

第三步的修養，是認清人生最高目標的所在。我們應該知道，戀愛不過是人生的一小部份。牠雖是人生感情的最深區域，但情感的最高峻與最偉大的區域，却不是牠，而是那個對於人類的大愛。這一類愛的表現，方面雖然很多，但在目下的中國，却莫過於挽救國家與民族危亡的一件大事了。這是青年們在戀愛問題上的第三步修養，一個

「更上一層樓」的人生觀。

於是我們的典型青年從摔倒的地方爬了起來，又再向前走了。走着走着，碰的一聲，他又着了了一個坑，又摔下去了。這個坑的名字叫作飯碗與理想的衝突。這個坑在有青年人的生命上，是不存在的；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理想，他們所見的就只是一隻飯碗，當然更不會有什麼衝突。衝突的發生，却是在懷有高尚理想的青年身上的。這樣的青年，是有一定有其高的志向，和那「任重道遠」的抱負的。他們對於人生有理想與信仰，他們覺得天下事都不足當他們的一盼。在他們的眼光中，人人都是高尙的，卑劣的乃是例外；事事物物都是理想的，醜惡的乃是例外；凡人的行爲都是光明正大的，利人利國的；而虛偽，欺騙，自私，貪婪等等都是例外。故青年最不能容忍，最是疾惡如仇，也最有與惡世作戰的革命精神。不幸社會上的實情，却正與青年們的期望相反，於是他第一次感到人生的醜惡了。這是青年在人生長征中所摔的第二大交，時期大約是在二十到三十歲之間。故有些人把三十歲看爲人生的一個大關頭，一個幻覺消滅的危險時期，大約也是爲了這個緣故。

對於這個猝交的準備，我以爲可把古人說的「大節不

離間，小節出入可也」的兩句話，作爲我們行爲的依據。故假如與你的飯碗衝突的，是給你上司的太太拜壽的一件事，那麼，你似乎不妨把他當作「小節」看待，自己去定一個「閑」的標準。不過，使一個青年不得不據了趨水去維持他的飯碗，也不能不說是社會上中年領袖的一件責任。語曰：「瓶之罄矣，維罍之耻。」故我雖希望青年們能不因爲固執之故而失掉他們的飯碗，但我却更希望，中年的領袖們能以氣節去與青年們相勉勵，使他們知道，巴結上司是于前途沒有多大補助的，徒然喪失一己的自尊心而已。從前有位學者說過，「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故我說及這人生道路上的第二大坑時，不得不爲那些剛上征途的青年們，向社會上的領袖們要求這一點點的扶助與鼓勵。

什麼是「大節」呢？「小」與「大」本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的，故我在上面曾說，一個青年應該自己去定一個「閑」的標準。比如說吧，給上司的太太拜壽，在我個人看來，至少是一個「中節」，即使不是「大節」；但在有些人看來，他或者是一個小之又小的「小節」。不過，比如賣國之類的行爲，却不能不說是一個大之又大的「大節」了。在這個和類似這個的許多「大節」上，我却希望，凡

是有志氣的中國青年，都應當做到『甯可失掉一個國土，不能喪失自己的靈魂』的地步。這便是古人所說的『殺身成仁』。這殺身成仁的行爲，有時是完全出于時一的衝動，如淞滬作戰時的胡阿毛；有時是由于多年的修養，如戊戌政變時的譚嗣同。但大概說來，由修養得來的成仁決心，比了一時的衝動，常是格外有價值，格外成熟，格外沒有輕死的危險。故爲了這一個『重於泰山之死』，一個人在青年時代，也不能不學學譚嗣同，做一點不怕死的修養，想出一個最能利用這『死』的好法子。

人生道路上的第三個大坑，是與一般社會同流合污的引誘。這個坑與第二個坑不同的地方，是，第二坑是一個實際上的問題，牠可以使一個青年沒有飯吃；而這個坑却與飯碗沒有多大關係。因爲受到同流合污的引誘的，不一定是沒有飯吃的人，並且有時還是社會上的領袖呢。故我們對於這第三次猝交的準備，是一點道德上的勇氣，俾我們能以流俗的毀譽爲一己成敗的標準，能以無價值的毀謗爲一個正直社會的真正意志。這並不是說，一個人應該剛愎自用。善意的批評與惡意的譏諷，自有牠們的大大不同處，凡是明智之士沒有分別不出的。一個人到漸近中年時，最容易犯那妥協太多的毛病；雖然在青年的時

代，他的毛病常在標異而不在妥協。對於這一點，法國科舉大家居利先生說得最爲沉痛，他說：『要是一個人的讓步太少了，他必得受到社會上的摧殘；要是讓步太多了，他又成爲一個沒有骨氣的人，他將看不起他自己。我現在已不能如十年前的堅定了，在那時候，我以爲……一個人不應該對於他的環境讓一步的。我甚至相信，一個人是不妨發展他的過失，猶之發展他的美德一樣。』我們若肯放平了眼睛去看一看社會，便將看見，有許多人——尤其是女子——是因爲不能到處追逐無聊的生活，而受到惡意的批評，以至于被目爲怪物的。故一個人在青年時代，便應該培植一點道德上的勇氣，俾將來受到同流合污的引誘時，能不至于立刻投降到那社會的昏濁環境裏去。這樣，你雖不免要受到『摧殘』，但却不至于看不起你自己了。

人生道路上的第四個大坑，是消極與厭世。當一個人摔過三次大交之後，他是很少能再樂觀的，他必定感到人生的無味，發生一種厭世與玩世的憤慨。但這是一個消極的態度，一個人的走路若以此爲止，那麼，世界上何必多我這一個人呢？從前英國的哲學家卡萊兒曾說過：『我從一個永久的消極，走入一個永久的積極。當我在永久的消極過程中時，橫在我眼前的只有三條路：一是癡狂，二是

自殺，三是解放。我經過了一個「火洗禮」——一個灼骨焚肌的火洗禮——然後方走入那第三條解放的道路，然後生命于我方有了意義。」（大意如此。）關於這一層，我們有一個最好的例子，他是美國女領袖迪因亞當女士的一個經驗與榜樣。當歐洲大戰的時候，亞當女士曾到歐洲戰場去視察。她回來之後，寫了一點報告，說，不人道的行為，並不僅以聯盟國為限，即在協約國，她所眼見的戰場中的情形，也是慘不忍言，絕非人道所應容許的。你道美國的一羣無知人民！無知民衆常占人和的大多數，是不是？——在那「黃色」報章領導之下，對於她的這個報告怎樣的響應？他們辱罵她，說她是受了德國賄賂的賣國奴，他們用種種無根據的毀謗來誣蔑她，甚至于在她到一個預約的演說台上的時候，她的一位老朋友竟不敢為她做主席！亞當女士到此也不能不嘆一口長氣了。但當她嘆完了那口長氣之後，她又說：「這樣的社會侮辱，這樣的成爲無價值的嘲罵的

淪陷後之外蒙古

張其昀

外蒙古之現狀，可分爲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敘述之。外蒙政治已經蘇維埃化，外蒙商務已被蘇聯獨占，又蘇聯

目的物，尙比良心上的譴責容易担任。假使我們因爲畏懼侮辱的緣故，對於我們縮短戰爭的工作有一分的怠懈，我們良心上的譴責是要比任何外來的嘲罵爲難受的。」

一個人怎能做到這樣一個積極的地步呢？簡單的說來，第一，他需要巨大的勇氣，這在上面已經申說過了。第二，他還需要了解，這是要靠智識的幫助的。比如說吧，一個人若能了解爲什麼有些社會上會有「幸災樂禍」的心理，他若能懂得饑荒和人口太多與這個心理的關係；那麼，他將不但不怨恨某種社會對他的惡意，並且還能由了解而生寬恕與憐憫，再由寬恕與憐憫而發生救助之心，去想出一個方法，爲那社會謀求減少人口與增加增產品的積極工作了。到了這樣一個地步，一個人方能由消極到積極，方能寬恕與憐憫，方能自救救人。這是人生修養的最高峯，不但青年們須向此方面努力，就是我們中年人也是應該同樣的努力的。

軍隊得隨時駐防外蒙，故外蒙古實際已成爲蘇聯之一部分，與日本之併吞我東北，如出一轍。外蒙古之淪陷至今已

十七年，喪失領土實佔全國面積百分之十四有奇，其中唐努烏梁海之面積，已較熱河省稍大。國人健忘，似未聞有議及恢復北邊失地者。

自民國九年底，我國軍隊退出庫倫後，即失去外蒙古之統治權。翌年因蘇聯之扶植，外蒙組織「國民政府」，十三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同年唐努烏梁海另設唐努拓跋(Tannu-Tovinsky)共和國，與外蒙分離，庫倫偽政府曾向蘇聯力爭而無效。(按唐努烏梁海人自稱拓跋氏(Tuda Tura)，乃元魏之後裔。)外蒙政治以蘇聯為模型，廢除封建制度及宗教政治。革命以前喇嘛寺擁有外蒙家畜百分之二十，現僅有百分之一。蒙古文已拉丁化，教科書則譯自俄文，中學教員多俄人。各政治機關悉為俄籍顧問所操縱。民國十三年中俄協定，蘇俄雖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實則早有久假不歸之計。其後中俄糾紛迭起，十六年我政府有消黨之舉，國交破裂，十八年因中東路事件，發生中俄戰役，兩國邦交正式斷絕，蘇聯對蒙暢所欲言，至二十一年冬始恢復邦交，但於蒙事迄無進步。二十三年蘇蒙互助協定成立，實行攻守同盟，其協定對象泛指第三國，並未提及宗主權之中國，可見蘇聯已儼然以外蒙為保護國。

獨立評論 第三三五號 淪陷後之外蒙古

據民國十三年統計，外蒙對外貿易總額中，我國佔百分之八十六，蘇聯佔百分之十四，相差六倍以上，至十六年蘇俄與我已處平等地位，即各佔百分之五十，十八年以後，庫倫封鎖，外蒙商業遂為蘇聯所獨占。庫倫華商民國九年以前合計二萬人，時俄人不滿一百，至二十三年俄人已超過二萬，華商減少至二千人，僅及革命前十分之一，近年華北商業衰落，一部分原因即由外蒙市場為蘇聯壟斷之故。中蘇貿易在蘇聯統計常分為四部，即中國本部外蒙古唐努烏梁海與新疆。據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蘇聯政府統計，中蘇貿易總額為九千萬盧布，其中外蒙占百分之七十二，新疆占百分之十二，唐努烏梁海占百分之十，中國本部僅占百分之六。是年外蒙古在蘇聯對外貿易國別中占第三位置，次於德英二國，其重要可以概見。蘇蒙貿易二十年以前外蒙居出超狀態，二十年以後居入超狀態，進口貨以布疋糧食金屬製品為主，近年始有機噐之輸入，出口貨以皮毛牲畜為主，其中羊毛一項佔蘇聯進口羊毛四分之三。外蒙古人口九十萬人，烏梁海人口七萬(其中俄人佔一萬二千)，牲畜總數外蒙現有二千四百萬頭，烏梁海有一百萬頭，又外蒙富於森林，狩獵業之重要僅次於牧業。外蒙消費食糧目前產於境內者僅占四分之一，將來蘇

地推廣，預期可以自給。外蒙古行政區域，二十年起重新劃分爲十二州，大都依據地理環境而定，如前杭愛，後杭愛，庫倫州（河名），庫蘇古州（湖名）等，其中有一州定名曰農業州，位於色楞格河及其支流鄂爾坤河流域，甚可注意。礦產可稱者爲那賴哈煤礦，在庫倫東三十五公里，每年可產煤七萬噸，供給庫倫之用。庫倫現有一混合工廠，包括毛織製皮等業，爲外蒙有機器工業之始。要之外蒙地力富饒，農牧林礦均有希望，論其環境，頗與白山黑水區相似，與戈壁沙漠大有優劣之分，即與內蒙乾燥草原祇宜畜牧者亦不相同。

僞外蒙國厲行徵兵制度，凡十八歲以上之男子皆有服兵役之義務，現有騎兵四萬，後備軍約十萬人，均爲蘇聯軍官所教導，飛機汽車及軍需用品亦皆由蘇聯製造供給。西伯利亞後貝加爾區域駐有俄軍七萬人，可隨時開入外蒙。東北淪亡以後，從前之省界一變而爲國界，外蒙與黑龍江省呼倫貝爾界未能劃清，頗多爭執，飛機越界及守兵衝突之事時有發生，形勢其爲嚴重。按我國北方邊防有所謂五倫者，皆屬於蒙古遊牧地帶，呼倫索倫現皆屬於僞滿洲國之興安省，察哈爾省之多倫亦同爲日人所奪。庫倫與克魯倫皆在外蒙，蘇聯駐有重兵，克魯倫一名桑貝子，在克

魯倫河上流，爲外蒙東邊重鎮。五倫錯峙，互相牽制，假使五倫盡入日本之手，則日本之滿蒙政策完全實現，不但如此，後貝加爾區之西伯利亞鐵道將有被切斷之虞。故蘇聯與外蒙誠有唇齒相依之勢。就中國言，切望領土保全，外蒙發展，蓋外蒙安則中國北邊亦安。論中蘇關係，此點甚屬重要。自平綏路集寧（即平地泉）至庫倫之鐵道，曾經勘測，從前俄人反對築蒙古縱貫鐵道，以免與中東路相競爭，今則情勢變遷。平庫路長九百六十公里，較張庫路（張家口至庫倫）縮短三分之一，爲歐亞交通之捷徑。鐵道建築問題與漢蒙貿易復活問題均應與俄切實交涉，藉爲解決外蒙問題之初步。我國東北失地合滿蒙而計之，已逾全國面積四分之一，欲同時恢復，恐國力有所不逮，倘使一端獲得解決之途徑，可以促成其他一端之早日解決，望我國民加以充分注意。

（附註）目前教育部審定教科書已將外蒙古區域一律改稱蒙古，按我國外交公文除庫倫協約（係氏國元年帝俄與蒙古自治政府私行訂立者）外，皆用外蒙古之名，歷年外交部公報亦然，政府功令兩歧，茲篇仍據外交公文，未去「外」字。近年教育部對於教科書過重形式上之統一，如漢人一律須改爲內

地人，其實漢族蒙族之名本無歧視之意，事實所示，恐亦不能盡版，若云內地，未始即無畛域之見。

此類正名之例甚繁，特誌於此，希望政府考慮，以免紛歧。

進步的暹羅

陳序經

國人對於暹羅，大概以為一來是一個蕞爾小國，二來是我們過去的藩屬，三來沒有什麼特殊的優高與固有的文化，所以從來不但很少注意，而且很為蔑視，近數年來，因為暹羅發生了好幾次革命與排華運動，國人對之雖稍加注意，可是蔑視的心理好像並不減少。連了好多住在暹羅的華僑也存這種觀念。

暹羅在幅員上雖遠不及我國之廣大，然而一個國家的富強並不一定依賴於幅員的廣大。歐洲各國可以不必說，我們的東鄰就是很好的例子。又暹羅能從藩屬的地位而變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一方面表示我們的國勢的衰弱，一方面也是證明暹羅的地位的增高。至於文化方面，暹羅雖沒有其特殊的優高與固有之處，然恐怕正是因為了這個原故，所以牠在消極方面，總沒有像我們的文化的惰性那樣利害，阻止其文化發展，使能在積極方面盡量西化。

其實東亞的獨立國家，除了中國與日本外，只有暹羅

。現在我們看不起我們的南鄰，正與從前我們看不起我們的東鄰一樣。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南鄰的野心未必誠於我們的東鄰。暹羅人近來常常說：「唐代的南詔是他們的故國，中國的南部是他們的故鄉。」他們既是被迫而南遷，他們也許待機而北還。暹羅的第七世皇又對過華僑說：「華僑血統關係很深，即我個人也含有華人血統，故在暹華僑就是暹人，當忠愛暹羅。」暹羅全國人口只有一千萬左右，而華僑已有三百萬至五百萬，暹王這些話決非無的之矢。

四年前我到過暹羅，已經覺到暹羅的進步之快。去年又得機會在暹數月，使我覺得只在這四年內，暹羅已有很大的變化。暹羅華僑有了一句俗話：「暹人穿褲，唐人走路。」（意站不住）四年前暹羅人還是穿着他們的紗籠（帕農），現在則很多穿褲子了。去年政府且通令政府機關人員要穿西服。這不過是一個淺明的例子，然而我們從此

也可以明白暹羅近年來的變化的厲害。

據我個人在暹羅的觀察，在進步的暹羅中，有了好幾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願意簡單的把來說明。

第一，暹羅的天然物產是很豐富的。暹羅地居熱帶，天然物產如米，木，蔗，煙草，椰子，水菓，樹膠，礦產，至為豐富。目下暹羅出口最多的要算米，約佔全國出口貨百分之七十。此外木料亦為世界著名的出產品。暹羅的天時與土壤極宜種稻，一般農人從放種子一直至成熟收穫，用不着什麼人工。有一種稻叫做水稻，是隨着水平的增高而長高的，所以縱使大水來了，稻也不會為水所浸淹。至於水菓如芭蕉之類，則遍地可見，又如在雨水最多的時候（夏秋雨季），在院子裏，在坡頂上，也可以捕魚。在暹羅，只要一個人願找食物，決不會餓。因為暹羅木料豐富，而房屋多用木造，而又簡單，故關於住方面也沒有什麼問題。在暹羅有一句俗話：「一條布可以過活一生。」現在情形雖變更，可是因為氣候的關係，衣服也是比較簡單的。總之，因為天然物產的豐富，與氣候的關係，暹羅人在衣食住方面沒有什麼問題。我在暹羅跑的地方不少，然而還沒有遇過一個乞丐。

第二，暹羅政治已上了軌道。暹羅本是一個專制政體

的國家，然而經過幾次革命以後，已經逐漸趨向民主之路。國家統一的基礎，經過第四第五第六三個能幹的君主，已很穩固，所以近數年來革命雖有過好幾次，可是不但對於人民生命，財產，及國家元氣沒有什麼損失，反足以證明此後是很不容易的發生劇烈的內亂。我有一次從吡叻搭火車到烏汶，途中見了一對夫婦和三位小孩上車。因為那天二等車很擁擠，那位男的很客氣的請我們給一個位與一個小孩。後來知道他是一位新上任的省長。新上任的省長不坐專車，不坐頭等，已使我奇怪，然而最使我驚訝的，是他到了目的地的時候，除了省政府三數位高級職員到站迎接外，民衆好像完全不知有其事。什麼歡迎標語與儀式都沒有。不但這樣，在他下車和迎接者握手之後，夫婦兩人以及迎接者一齊跑到行李車裏，幫忙卸夫搬行李。一省之長尚且如此簡單，至於各級政府的組織的簡單是用不着我申說的。

第三，暹羅治安的良善是凡住過暹羅的人都會稱贊。好幾位英國的商人曾對過我說，暹羅的警察制度比起英國的警察制度好得多。在曼谷那麼大的都市裏，重大案件固很少發生，很小案件也不多見，就是有了，也不難破獲。從南邦到青來一帶，差不多都是深林峻嶺，據汽車夫們說

：自開闢長途汽車路後，汽車往來日夜不絕，可是打劫案件從不發生。又暹人住宅多用木板構造，至爲簡單，有了門戶，幾等於無，然而無論在通都大邑，窮鄉陋邑，也很少有人打劫。這都可以證明暹羅的治安的良善。

第四，暹羅內政固良善，國際地位在實質上也並不大。在暹羅的國境裏，我們找不出一片租界。暹羅曾失過治外法權，暹羅關稅也曾受過限制，然而暹羅能夠發奮努力，又得了外交部長大來托把樂 (Frédéric Parand) 與其顧問美人塞爾 (Francis B. Sayre) 的外交手腕，已使這些耻辱差不多完全廢除。暹羅人自稱爲汰族 (T'ai)。汰的意義是自由。我們試一看南洋各處，除了暹羅能屹然獨立以外，無一不是西洋各國的殖民地，就能明白暹羅實在不愧爲自由的民族。

第五，在交通方面，暹羅有一條大河叫做「湄南」，直貫南北，而且有好多支流，故交通很便利。差不多五十年前，政府對於鐵道的建築提倡不遺餘力，現在鐵道網佈滿全國，以曼谷爲中心，至於東南西北各境界都有幹線，此外尚有好多支線。凡是沒有火車可達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公路。航空事業近年來也很發達。至於各種交通的管理上都很有成績。火車的清潔，公路的平坦，都是在我們國

內所不容易多見的。

最後，關於教育方面也很發達。暹羅教育從前操於寺院手裏，一八七一年後，政府就注意於新教育。除暹文學校外，且別設英文學校。一八九一年已頒佈新學制，三年後成立教育部。一八九六年設立大學，女子學校設立於一八九七年。

暹羅自政府實行強迫教育之後教育很爲普及，現在國內無論男女，識字者爲數很多。這固由於政府提倡之力，然猶得力於暹羅的文字。暹文是拼音的，普通人讀了三兩年就能寫信作文。

暹文易讀，不但在掃除文盲與探求智識上有很大和很快的功效，就是在同化異族上也有很大和很快的功效。在暹羅之東北主要爲佬人，佬人有佬人的語言，自被暹人征服後，暹人利用其簡易的文字去同化佬人，結果佬人不但在語言方面逐漸趨於「暹化」，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逐漸的趨於「暹化」。這種同化政策現在已施諸華僑，其施行方法也是從強迫華僑子弟讀暹文入手。又如暹文的打字機的簡便與速率，比之歐文的並沒有分別。這也是因爲文字的關係。

物產的豐富，是自然給與暹羅人的。至於政治，治安

，外交，交通，教育種種的進步，却是暹羅人自己努力的結果。暹羅的第三世皇在十九世紀的初年已洞識世界大勢的趨向與閉關自守的流弊。第四世皇在未就位之前（一八五一）已經努力學習英文，雖則暹羅人在這個時候，懂得英文的除了他以外，也許不易多找出來。到了第五世皇（一八七三——一九一〇）且親遊歐洲兩次，其子第六世皇，與第七世皇，以至現在的第八世皇，從小即派赴西洋留學。我們從此就可以明白暹羅的維新運動之早與其西化的程度之深。

四年前，我從安南西部邊境搭火車赴暹京曼谷，車中有一位暹羅移民局員與我談天。談到中暹關係時，他說：「從前暹羅有好多事情要效法中國，現在不但用不着請教於中國，恐怕有好多事情中國也可以借鏡於暹羅。」我的情感雖使我對於這話很為難堪，可是我的經驗使我覺得這話並非全無根據。我回想七十年前的日本，有好多事情還要效法中國，然而差不多四十年前，國人已有唱留西洋不如留東洋的論調。從前俾士麥與黃公度曾勸我們注意我們的東鄰，我願國人今後不要蔑視我們的南鄰。

請政府確立一個通盤計劃的合作綱領

吳承禧

中國的合作事業，現在正在蓬蓬勃勃的時期，表面上看來一帆風順；實際上，一座堅強險峻的壁壘業已橫在他的面前。越過這座壁壘，前面固然還有一條康莊大道，越不過，他就只好逗留不進，向後轉，或者被他壓死。

這座壁壘不是別的，就是合作與現行經濟體系的諸種矛盾。

中國的合作事業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內，是一種政策而非農氏的一種自發運動，這是大家所共認的。有的人願

以此為病，實際不然，因為農民能夠自動的從事合作固然很好，政府拿出財力和人力來指導推進，在農民知識困難和農村破產的情形之下也許是更好的辦法。問題的中心是：政府將要怎樣的推進合作並希望合作担任一點什麼任務。政府對於合作如果止於章則法規的厘訂，合作的前途當然有限。反過來，政府如果製定一個完備的合作綱領，使合作去担起復興農村的任務，並提供全副精力澈底地來實現這個綱領，那麼，即使中國的合作事業是被動的，外溢

的，他一樣可以健全的發展並達到牠所應當達到的目的。

不幸的是：政府到現在還沒有給合作界確立一個有實踐性的合作綱領。辦理合作的人不是各自為政，便是暗中摸索，他們看不見中國合作事業的終極目的和中心任務究竟是什麼，雖然他們自己不乏遠大的理想；他們也不知道怎樣去應付那圍繞在他們週邊的種種惡勢力和困難，更無法解決那種和合作對立但却與整個經濟體系結為一體的矛盾。政府只有空泛的原則上的提倡而沒有想到怎樣從現實的環境中給合作界指出一條可走的偉大的道路——這實在是目前辦合作的人所最感覺得苦悶的事。

在三四年前，當合作事業還只局限於信用放款的時候，合作社的內容雖然一塌糊塗，但以其業務性質比較單純，與整個社會的接觸較少，牠並沒有碰到什麼了不得的難題。自從產銷合作推行以來，合作事業的範圍逐漸擴大，合作社的質地也漸漸提高，合作是一步步的踏入正軌了。但是正因為合作的本質是反高利貸，反商人資本的緣故，當合作事業進一步往深刻處發展的時候，牠就不可避免的要和那種頑固的舊勢力發生磨擦，發生衝突。合作愈是前進，磨擦便愈增多，矛盾也就愈趨嚴重，而解決這些矛盾的需要也就愈加迫切。但是一個社會經濟政策的轉變豈

是一兩個人或是一縣一省的力量所能決定！因此，在中央沒有毅然採用一個適應時代的合作綱領以前，橫在合作前途的障礙就不是今日辦理合作事業的人所能輕易跳過的。今日合作人員的苦悶在此，合作前途的暗礁也在此。

我們試就事實來看罷。譬如說，「共同耕作」是提高農村生產力的一個有效的辦法，也是今日提倡產銷合作聲中的一種最基本的任務。但是如果你真要去澈底的推進的話，你更要和整個的土地問題發生糾葛。在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背道而馳，在富農和貧農劃然還是兩個階級的時候，共同耕作簡直是一種不可實現的幻想：我家田肥，你家田瘦，我的田多，你的田少，我為什麼同你合作？這是自耕農和自耕農間的矛盾。我的田在東，你的田在西；我的田是甲的，你的田又是乙的，……佃農即使要合作又何必合作？我替社裏耕種，我便沒有充分的時間再耕我自己自己的田，我以全力耕種自田，我便沒有餘暇來幫忙合作社，因此我們還是分手罷——這是幾個半自耕農，提供一部份勞力共同租了十幾畝田去共同耕作的結果；在私有財產觀念還是極度濃厚的農村社會裡，即使租田共耕，有時也要遭到不可避免的「散夥」的！此外，租田共耕，大部份的收穫要以地租的方式交給業主，佃農們如果要想憑藉了共

耕的盈餘去購置田地，那也是極其困難和極其迂緩的；而當業主一不高興把租田撤回的時候，合作社便要無形解散，更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一個致命的威脅。而且，以此利，長期並大量貸款的土地銀行又還沒有設立，佃農們即使要買田共耕也無從說起。這種種都是現社會中合作制度不甚融洽的地方，但這些却都不是辦合作的人所能消除的。如何實現耕者有其田並進一步的使這些田地以集體，即合作的方式，去經營利用實是政府應該及早解決的一個問題。

又譬如：合作運銷可以免除中間人的剝削，是提高農民收益的一個有效辦法。但是在推進合作運銷的過程之中，合作社便又不可避免的要和種種商業資本發生正面的衝突了：辦理合作烘曬要和商行發生衝突，辦理米穀運銷要和米行發生抵觸，統制磚瓦合作馬上便有磚瓦行來和你搗亂。你雖然不聲不響小心翼翼的在實幹苦幹，他們却早就虎視眈眈的對你擺好陣線，一有機會，馬上便群起而攻，使你防不勝防，進退兩難；稍一不慎，不是全軍覆沒，便只好屈膝投降；事業失敗，合作也就隨之瓦解！此中危機與此中痛苦，唯指導人員最為親切明瞭，局外人殊難想像。但是一個根基薄弱的合作社怎能和整個根深蒂固的商業資本家對抗？如何調劑此中矛盾並如何扶植此種運銷合作

使其得以順利的發展自又為當務之急。

這不過是一兩個例子而已，如此的問題正多，我們也不必細說。我們現在再提出一個人事問題來討論討論。

合作是一個新興的事業，牠是需要人力和物力的幫助的。但是據我們所知，有很多的地方長官並不會在那兒奉命唯謹的切實推行合作事業；有的不懂合作，有的曲解合作，有的却有意無意的阻礙合作。能夠上下一心努力於合作事業之推進的並不是沒有，但那只是少數中的少數。任合作指導員一個人在那兒埋頭苦幹，地方長官却不聞不問，成功也好，失敗也好，他既不扶助，也不干涉，這是很普遍的，但還要算是一種差強人意的現象。最不幸的是：縣長或建設科長對合作非但不加以鼓勵，反從中予以種種阻礙：經費剋扣，助理人員不加，或則「指派合作指導員去架軍用電線，去督修公路」，或則「希望合作指導員靜靜的坐在辦公室裏擬擬文稿」，至於合作事業的死活則非所顧及。這種情形，非但使一個下級的指導人員無可奈何，建設廳有時也感覺得無法可想——建設廳能夠因為合作事業辦理不善而函除一個縣長或是記他一個大過嗎？沒有法子！

在這種情形之下，合作事業是沒有希望發揚光大的。

只有政府提出一個切實的合作綱領來並澈底地責成地方官吏去努力推進，用政府全盤的力量去督促他們，考核他們，合作才會有光明的前路。

現階段的中國合作事業已經發展到一個相當的程度了。事實上需要一個遠大的綱領來提攜領導。政府應該及早指出目標，嚴定步驟，使合作事業負起改造農村和建設新社會的偉大使命來。空談合作是無益的，敷衍合作更不是辦法。合作不能止於「合借」；合作不能只是少數人的合

民主政治的一解

民主政治不一定要地方分權。地方分權的國也可以專制。假如甲省的政府是專制政府，乙省的政府也是專制政府，丙丁各省也是一樣，甲乙丙丁各省分治的國，就不能算是民主國。如果地方分權的國要做民主國，必須是各省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換句話說，他們都有民意機關，指導行政。甲乙丙丁等民主省無論是以聯邦的方式或是自治的地方團體的方式，構成一個，這一國是民主國。

民主政治不一定不許中央集權。假如一國的大權在於中央，而中央的權力又掌於專制的君主，這自然是專制國

作；合作社也不能只是銀行家宜洩游資並藉以牟利的一個尾閥；他更不能被地方官吏看作一種贅疣，被社會當作一種點綴，被當局當作一種粉飾太平的工具。

問題是愈來愈複雜了。合作指導員不能長時期的再在暗中摸索。合作界需要一個進步而有實踐性的合作綱領。我們知道：天下事不進則退，合作也不能例外。合作事業決計不能長期的停留在某一階段上；不是讓他飛躍的挺進便是讓他中途夭折。何去何從，幸政府慎擇。

陶希聖

。假如一國大權在於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又取決於一個最高民意機關，這國不能不說是民主國了。

這些話都是容易明白的。

假如有一國，他的中央政府聽命於一個民意機關，但是地方政府都掌於專制軍人之手。這一國是專制國還是民主國呢？當然他在實質上不算民主國，因為一則人民沒有享受自由，二則中央民意機關不會不受地方軍人的操縱或控制或打擊而終於解散。中央民意機關消滅以後，這國在形式上也成了專制國了。

這些話也是很容易明白的。由上面說過的兩三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民主政治與地方分權不是一件事。民主政治與中央集權不一定是衝突的。

在中國的現實情形，地方分權這個名詞又要我們留心使用。如果有一個國，依憲法的規定，地方保留許多大權，中央政府只是有軍事權，外交權等權力，這國家自然是一個統一國家。中國的情形不是這樣的。地方政府各有獨立的權力，連軍事外交權也在內。這不能叫做地方分權，只是地方割據。

中國的政治問題是（一）要打破地方割據，必須中央政府有權。中央政府權大了，又怕不能實行民主政治。（二）爲了防制中央政府的權大，似乎要地方政府保留一些權力。但在地方分權的名義之下，地方割據就無法消除。因之，作政論的人們可以分成兩派：（一）看重打破地方割據而求統一的一派，主張中央集權，而中央集權又等於專制政治。（二）反對中央政府的專制的一派，主張削弱中央權力及地方分權，而地方分權又等於地方割據。由於前一推論，其至於統一就是專制。由於後一推論，其至於民治必須割據。由此而專制論者藉統一爲口號，割據論者以民主爲辯護。政論界演成觀念混淆的奇觀，在實際政治上發

生悲痛的影響。

兩年前，也許可以說是「統一必須專制」的思潮雲湧的時代。兩年以來，代之而起的是「民治必須割據」的思潮。

統一必須專制的思想是錯誤的。從地方割據的政局求統一，必須中央政府有權。如軍政外交權的收回，財政司法權的統一，中央政府沒有充分的權力，自然沒有成功的可能。如單就中央政府的權力與地方軍閥的權力的衝突來着想，自須中央的權力比地方軍閥的權力大些，纔可以收回這些大權。不過，如因此便以爲統一必須專制，却又不對。爲什麼呢？消除軍閥的運動，在中央是一種統一運動，在民間是一種民主運動。如果從中下層民衆的民主運動裏面，消除地方的割據，所成就的政治，固然是中央集權的，同時也是民主主義的。

如果解釋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的訓政爲專制，也是不對的。建國大綱固然主張以軍政掃除地方軍閥，同時也主張建國的基礎在地方自治。換句話說，建國大綱的用意，是想中央政府與地方民衆相併而共除舊汗。這種用意與其是解釋爲專制，無寧可以解釋爲民主。

民治必須割據的思想一樣是錯誤的。割據軍人如不能各行爲民主政治，割據便與民主政治沒有關係。這種主張

，由於現行中央政府沒有厲行民主制度而引起反感。二由於游談講說之士把地方割據的局面所有的特殊的自由，認成民主。在本年五月九日申報星期論壇，我說過這樣一段話：

游談講說之士最宜於地方割據。不容於齊者可以往秦，而不容於楚者可以居魏。假如民主政治就是等於言論自由的話，不問秦齊楚魏是不是各行民主制度，只要他們四國是互相矛盾的，則游談講說之士可以放言高論於四國之間，不是民主又是什麼？他們可以在齊反秦，在魏反楚，不是民主又是什麼？假如秦齊楚魏成了統一國家，則游談講說之士當然受了限制。即令是民主的國家，也還有內亂的刑章

編輯後記

△張其昀現在是浙江大學的史地系主任，他在獨立上發表過好幾篇文字，是獨立的一個老朋友。

△陳序經先生現在在鄉下鄉村建設運動的問題，來和我們談談他去年南遊時看見的「進步的暹羅」。

△吳承福先生是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做研究的，最近在浙江省考察農村狀況，對於合作事業有些感觸

獨立評論 第二三五號 編輯後記

，也就沒有割據時代那樣的自由了。

不過這種爲了言論的自由而擁護割據的傾向，是錯誤的。一個黨派爲了做革命活動，不免利用割據作護符，却不可以因此便擁護割據。譬如在租界裏設革命機關，未始不可，因此使主張租界制度就不對了。一樣的，在地方權力之下，反對別一地方權力，或反對中央政府，未始不可，却不可因此便主張地方割據，替他取一個美名曰民主政治。

在這裏只是把幾個混淆的名詞給解說一下，並不想說我自己的主張。我的主張是地方割據必須打破，民主政治必須實行。也可以說爲了這一點，才有解說那幾個名詞的必要。

適之

，所以有這篇「通盤計劃」的提議。

△獨立第一期是民國廿一年五月廿二日出版的。這一期出版（五月廿三日）正當「獨立」五週歲的日子，只因爲中間「虛度」了四個多月，這孩子只好等到第二百五十期再吃生日糖果了。

整理我國史料 揭示文化全貌



館輯印 中國文化史叢書

王雲五 傳鏡平 主編 就文化之全範圍，區為八十餘種，分請專家擔任編纂，範圍之廣狹，每科目分別以七八萬字乃至二十萬字，為有系統而詳盡的敘述；分之為各科之專史，合之則為文化之全史。上年底為供讀者先觀起見，先將已成之稿二十種，訂為第一輯發行，備承海內外人士稱許。現在續成之稿漸集，另選二十種為第二輯，即日開始發售預約。本輯各書仍依前例，分裝二十四册，定期出版，其已出版者隨按特價分別發售，以便分購。

第二輯 二十種書目

- | | |
|------------------|------------------|
| 中國目錄學史 一 盛名遠著 册 | 中國訓詁學史 一 胡適著 册 |
| 中國倫理學史 一 葉元培著 册 | 中國音韻學史 二 張世傑著 册 |
| 中國道教史 一 傅勤先著 册 | 中國漁業史 一 李士森著 册 |
| 中國稅制史 一 吳兆莘著 册 | 中國建築史 一 册 |
| 中國政治思想史 一 楊幼桐著 册 | 中國音樂史 一 陳清涼著 册 |
| 中國水利史 一 鄭肇經著 册 | 中國韻文史 二 王鶴儀著 册 |
| 中國教荒史 一 郭雲特著 册 | 中國散文史 一 陳柱著 册 |
| 中國教育思想史 二 任時先著 册 | 中國俗文學史 二 鄭振鐸著 册 |
| 中國日本交通史 一 王鶴五著 册 | 中國地理學史 一 王庸著 册 |
| 中國婦女生活史 一 陳東原著 册 | 中國疆域沿革史 一 顧頡剛著 册 |

第一輯十二種 零售特價另告

商務印書館印行

第二輯 二十種 廿四册 六開本
 硬布面精裝 道林紙
 全額定價 預約價 二十一元 郵費二元
 三十元 預約價 二十一元 郵費二元
 第二輯 預約價 卅八元五角 郵費四元
 第一輯 預約價 卅八元五角 郵費四元
 預約期 四月一日開始 七月底截止
 全輯分四期出版 自四月已出之書另售特價
 月底起每月出版一次